

中德安葡萄酒業
CTIC GUOAN WINE

自然，是最好的釀酒師

尼雅产地生态葡萄酒

NIYA 尼雅

品质源于生态

每一滴尼雅，均源自新疆天山北麓小产区生态葡萄园，年均2,800小时的日照，万年冰川融水的灌溉，无污染的高海拔环境，8.0弱碱性土壤，与同处北纬44度的法国波尔多、美国加州并称为“世界三大天堂葡萄产区”。如此得天独厚，方成就了尼雅葡萄酒的卓越品质。待一樽岁月沉淀之后，即化作人口醇郁的醇厚佳酿。

沙士
十周年

痛定思痛 沙士催生應急體系 廣東築成「防疫大堤」

十年前，突如其來的沙士（非典）疫情，暴露了國家應急體系建設的不完善。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張永慧表示，沙士後十年，廣東加強建設「防疫大堤」，抗疫能力遠比十年前沙士強，成功阻斷了人類禽流感、豬鏈球菌病、甲型H1N1流感和基孔肯雅熱等新發傳染病疫情。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六日電】

耗資5億元建設的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番禺新址，去年正式落成。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雷于藍表示，這標誌着2003年抗擊沙士取得勝利後，歷經十年建設，該省覆蓋省、市、縣的公共衛生體系全面建成。

一切源於2003年的沙士疫情。在那場戰役中，廣東省疾控中心站在第一線，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採樣、實驗室檢測，參與疫情分析和研究防控措施。看到省疾控中心簡陋的樓房，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省長黃華華拍板，專門撥出5億元另覓地方新建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其列為省重點項目積極推進，建設成為全省權威性的疾控技術中心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的參謀部。

建P3實驗室成防疫關鍵

位於番禺大石的省疾控中心新址，幾幢紅色大樓一字排開，特別耀眼。張永慧表示，與舊址相比，新址不僅面積大，且實驗室面積大三倍之多，內有高級別的P3實驗室（即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將於今年內建好。整個實驗室完全密封，室內處於負壓狀態，從而使實驗室內部的氣體不會流動到外面而造成污染。實驗室建設投入近三千萬元，可對禽流感和SARS、手足口病等病毒進行病毒分離等高難度操作，判斷病毒基因是否變異或耐藥，對防控工作起到關鍵作用。

廣東省衛生廳官員表示，自2003年以來，該省不斷加強實驗室應對新發傳染病及未知病原體的檢測能力，先後發現了諾如病毒、C群流行性腦膜炎、豬鏈球菌、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基孔肯雅熱、無形體病等7種新發傳染病。陸續制定鼠疫、SARS、人類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防控工作的應急預案及相關工作方案，組建了突發急性傳染病控制類國家衛生應急隊伍，配置了最先進的移動P3實驗室、消毒殺蟲車、理化檢測車防疫平台以及通訊平台和宿營車、餐飲車等後勤保障車輛，實現應急隊伍的專業化、規範化、機動化、現代化。

應急醫院應對突發疫情

而廣東也開始醞釀建立一家專門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醫院，提高全省應對各類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2012年5月，「廣東省應急醫院」在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正式掛牌，由10台不同功能救援車輛組成的應急「移動醫院」亦同時投入使用，成為全國首家專門的省級應急醫院和由地方醫院組建的高水準移動醫院，這標誌着歷經了抗擊沙士後廣東省醫療應急醫療救援建設邁上了新的台階。

十年來，廣東省成功應對了雨雪冰凍災害、特大洪澇災害，有效處置了甲型H1N1流感、人禽流感、基孔肯雅熱疫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時應對了北江水污染、河源鉛污染等突發公共事件，最大限度減輕了重大突發事件對市民健康的危害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正進行血清測試
資料圖片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番禺新址
資料圖片

特稿

拆不盡的「小湯山」

本報記者 周琳 吳昊辰

2003年4月，京城北35公里的小湯山「沙士」醫院，在7天7夜內緊急建成，包括144家醫院的1200名醫護人員，大都寫好遺書來到這片佔地2.5萬平方米的「戰場」。十年後，本報記者再赴小湯山時看到，當年臨時興建的藍白色簡易病房已拆掉，只留下幾間空屋倉庫和滿院的雜草。但直到今天，患上沙士後遺症的病人依然還在小湯山醫院接受治療。

過去幾年中，不時有媒體訪問這裡，一組拍攝院內近似恐怖電影場景的照片也曾在網上廣為流傳。隨着沙士十周年的到來，小湯山醫院顯得對尋找當年印記的陌生訪客十分警惕。一名保安告訴記者，除非聯繫市衛生局安排採訪，否則陌生人面孔都不能進入。即使記者報上要去探望的病人名字，門衛也以這名病人已經出院為由，讓記者離開。

從2003年4月30日到6月20日，「沙士」醫院共使用了51天。在這段時間內，收治的沙士患者達680人，是全國患者的七分之一。經過救治，672名患者康復出院，8人死亡，全部1383名醫護人員無一感染。

小湯山醫院周邊的大部分商舖十年間都已易主，鮮有當時戒備森嚴情況的見證者。「我剛開了一年的店就趕上了沙士，當時不少外地人都回老家了，我們本地人也沒辦法，記得當時醫院每天在周圍消毒一遍，把我店門前的樹都給噴死了。」尤先生回憶道，當時建設醫院從城區裡調集不少施工隊，沒日沒夜的施工，七天後建成了有一千張床位的簡易病房。

隨着2003年6月最後一批康復患者、醫護人員撤出，小湯山醫院的去留問題也隨之引來各方關注和討論。當時，北京市決定暫時不拆除小湯山醫院，將其作為北京市預防



▶如今的小湯山「沙士」醫院已經人去樓空，成為歷史遺跡
資料圖片

◀當年，北京小湯山「沙士」醫院副院長周先志和患者合影
資料圖片



沙士疫情反彈的收治基地，繼續保留一段時間。

沙士醫院成為歷史記憶

一過就是7年。2010年4月2日，北京市衛生局最終宣布，拆除北京市小湯山醫院「沙士」病房。這座家喻戶曉的「抗沙士聖地」，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官方表示，北京市傳染病防治工作不會因為拆除此建築而受到任何影響。

北京市同時澄清，從來沒有「小湯山沙士醫院」的說法。所謂「沙士醫院」是在原有小湯山醫院基礎上，建立的就是一個臨時野戰醫療點。

2003年8月，疫情剛剛平息，北京市就

開始組織醫務人員進行後遺症篩查。現今的小湯山醫院，成了當年感染患上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等沙士後遺症的醫護人員的療養站。閒暇之餘，曾經奮戰一線的醫護人員還會在療養院裡下下象棋聚一聚，原同仁醫院外科大夫岳春河告訴記者，像他這樣在小湯山醫院進行療養的醫護人員大概有150多位。

粉紅色的醫院主樓在初春的陽光下盡顯溫馨，彷彿讓人忘記了當年的「白色恐懼」。可是，對於很多人來說，「沙士醫院」連同那場災難帶來的痛苦，並沒有隨着病房的拆除而離開，因為它們已在身體和精神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沙士高考」刻骨銘心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六日電】「那一年，我戴着厚厚的口罩，嗅着無處不在的酸臭味，奔波於教室和考場之間。」現年27歲的林立輝感慨道。2003年，林立輝和同學們成了非同尋常的「沙士考生」，備戰高考的緊張情緒，加上對疫情的顧慮，交織成他的「沙士記憶」。

聞咳色變人人惴惴不安

廣東是內地發現沙士疫情最早的地區，而廣州又是廣東病例最多、疫情最嚴重的城市。林立輝記得，當年大街上每個人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不苟言

笑，「特別是疫情剛開始時，大家都不清楚怎麼一回事，感覺到處都可能存在病菌，嚇得不敢隨便跟人接觸。」當時，林立輝還幫母親去搶購板藍根和白醋，「如今想起，已成笑話，但那份對病魔的恐懼，只有親身體驗者才能領會。」

讓林立輝着急的是，高考一天天臨近，他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溫習節奏。為了確保考生安全，學校採取非常措施，「從進校門第一個關卡開始檢查體溫，每個課間都要複檢，查體溫成為指定動作。」林立輝笑稱，學校定時噴灑的消毒水刺鼻濃烈，甚至可以用來當

作提神劑。「最怕聽到的聲音就是咳嗽，誰咳嗽幾聲就會招來特別的目光，若接連幾次就會被孤立起來。可以說，我們是帶着對高考及沙士的惴惴不安，在為命運而戰。」

頗具戲劇性的是，距離高考只有半個月，林立輝莫名其妙地發起低燒。在那個談「燒」色變的關鍵時刻，這一消息無異於「驚天噩耗」。父母和他接連開了幾次家庭會議，終於決定到醫院檢查確診。

林立輝記得，那一天，前往醫院的路程顯得無比漫長。一路上，母親緊緊抓住他的手不放，母子倆一言不發，心

中卻波濤洶湧。到了醫院後，量體溫、做胸透，焦急等待中，只聽見醫生說了一句「放心，沒那麼容易中招的」，大家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體溫及格方准進入考場

帶着對沙士的擔憂，林立輝和同學們在炎熱天氣的烘烤下迎來高考，為了防止疫情在考場傳播，考生都必須測溫。學校跑道上支起了兩個「紅外線測溫門」，考生組一字排開，醫生手持測溫儀對準考生測試，「體溫正常者獲發標籤，貼在准考證上，經監考官檢查後方可進入考場，我想那年的准考證應該是高考史上的一大特色吧。」

對於現在的考生測溫門或許不算新奇，但當時卻讓沒見過如此陣仗的林立輝緊張得滿臉發燙。「母親怕我在測溫上出什麼差錯，還特意買來冰凍礦泉水，在我臉頰、前額不停擦拭。」由於各界重視和準備充分，當年廣

州4萬多名考生，沒有人因沙士誤考。林立輝也如願以償考上大學，畢業後成為公務員。

十年一瞬，回首往事，他才發現親歷的「沙士高考」與眾不同：全國高考首次提前一個月進行，為避免人群聚集，廣東將招考見面會改為網上諮詢會，教育信息化進程自此加快……「2003年，與沙士同在的高考經歷，將是我們這一輩人終身難忘的時代記憶。」



▲查體溫和戴回罩已成為「沙士考生」的共同記憶
資料圖片